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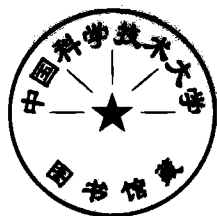
宿命

俞新昌 著



世界出版社

宿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宿命 / 俞新昌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012-3765-4

I. ①宿… II. ①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7993 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逯宏宇 周 曦
刘 喆
韩玉清 苏灵芝
刘 凌

书 名

作 者

宿命
Suming
俞新昌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经 销
排 版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www.wap1934.com
新华书店
北京世知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世界知识印刷厂
880 × 1230 毫米 1/32 8 印张
160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3765-4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当时只道是寻常	1
孤 独 泪	20
游 子 吟	47
生 死 两 茫 茫	61
牵 绊	74
蝶 恋 花	107
除 夕 夜	133
爱 的 徬 徨	158
宿 命 的 魔 力	176
美 丽 的 灵 魂	202
此 恨 绵 绵 无 绝 期	222
后 记	246

当时只道是寻常



宿命



秦其正和楼若兰约好下午六点钟在若兰剧团所在的小洋房门口见面，去给若兰买一件首演招待酒会穿的晚礼服。陈旧的小洋房在上海市中心一个幽静的弄堂里，属于典型的英国乡村别墅式样，有两个对称而陡峭的大屋顶和半露的红木结构。露台上放着一些户外用的藤家具和一张白色的躺椅。楼的东侧种着茂密的香樟和梧桐，正向是一方翠绿的草坪，几只鸽子在上面嬉戏，为宁静的花园添上了几分春天的活力。其正早早地就来到大门口，悠闲地燃上了一支烟。

不一会儿，其正看见满面春风的若兰，和唱董永的小生有说有笑地从洋房里走了出来，两人肩并肩地走在通往门口的红砖小路上。若兰的优雅美丽映衬着那高大青年的风度翩翩，真是一对才子佳人。

其正不禁有些胆怯，他快速地扭过头去，藏在门柱的后边。若兰并没有发现其正的存在，她以极其丰富的手势和那青年交谈着，不知那青年说了什么，若兰笑得弯下了腰，越发显得千娇百媚。其正觉得结婚两年中，若兰从来没有如此兴高采烈地和自己说过话。“也许这种激情是被谈话对方年轻的心态和心灵的回响所牵动的吧！”他想着。这个想法深深地刺伤了其正洁癖般的自尊心。

他摸了摸自己花白而稀疏的头发。突然间觉得自己像是古罗马竞技场上的角斗士，被看台上的暴君戏谑地安排了一个与自己实力悬殊的对手。若是在竞技场上，他还可以视死如归地捍卫自己的荣誉，也许还能博得数以千计观众的掌声。而此刻，他却被残酷的现实，牢牢地钉在原地，整个心被忌妒和焦虑啃蚀着。

他下意识地把手伸到头后，压了压翘起的发梢，为今天没有刻意打扮而暗暗地懊悔着，但因无处可躲，却也只能无奈地朝两人走去。

其正脸上泛着牵强的浅笑，故作诧异地说道：“若兰，早就出来啦！”“也刚出来！”若兰朝其正嫣然一笑，以丰润甜美的声音回答道。她指着身边的青年笑道：“这是敬之，上周彩排时见过！”

年敬之朝其正欠了一下身体，礼貌地笑道：“秦教授，您好！又见面了！”其正觉得敬之的眼睛清澈得像初春融雪时的山涧，眼神中带着魅力的笑靥。“自己一双藏在老花镜后的眼球，已开始老化的晶体，可能正泛着浑浊的光吧！”他想着。

四目相遇，谦恭的礼貌和急切的忌妒初次交锋了！其正就像一只挣扎在对方视网中的蝴蝶，满肚子屈辱地败下阵来。他气急败坏地收回了屈辱的目光。年敬之整齐洁白的牙齿落在了他视觉的水平线上。他无法逃避，因为他无法让自己的身高把这水平线提升上去。顿时，他觉得弄堂中的每一个人都齙着牙用嘲笑的目光注视着他，恨不得地下能有一个洞让他钻进去。

他急切地想立即回到学校的讲台上，用自己的博学和睿智，从学生仰慕的目光中找回自己的尊严。

若兰并没有注意到丈夫的窘迫，她满脸笑容地看着敬之说道：“这半年多的排演，我从敬之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明天的演出肯定一鸣惊人！”若兰无心的一句客套话，却像一桶油泼在其正忌妒的火焰上，令他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心中痛恨若兰不了解他此时的窘境，只低低地回了一句：“咱们不是还有事儿要办吗？下次再聊吧。”

若兰对其正的失礼感到十分气愤。她瞞了敬之一眼，见他脸上也闪过一丝不快。她压下了心中的怒气，向敬之递去了一个歉意的浅笑，说道：“敬之，那我们先走了，晚上睡个好觉，明天咱们可要一鸣惊人哟！”敬之朝其正欠了一下身子，笑道：“秦教授，您慢走！”和若兰交换了一个眼神，就匆匆地离开了。

其正不屑地说了一句：“装腔作势！”就径自朝弄堂口走去。若兰气呼呼地跟在后面，低着头，脸上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

车子急速地驶向两人要去的商场。车中的气氛紧张得像一根绷得几近断裂的橡皮筋，似乎可以听到它撕裂的声音。两个人都噤声不语，却都各自在自我清醒着。每当一个人稍稍清醒，而想说些什么的时候，又发现那深深包围着两人的沉闷和焦虑，于是就又跌进了无奈和失望的深渊。

“年轻人就像春天枝头初生的嫩叶，阳光增添了它的娇嫩，促进了它的成长。老年人却像秋日枯黄的叶子，同样的阳光，却只能加速它的龟裂！”若兰想着，心中已原谅了其

正的粗鲁。

她伸出左手，轻轻地抚摸着其正放在方向盘上的右手，柔声说道：“我和年敬之只是一般的同事关系，你心里别不高兴，啊！”其正把右手从方向盘上移开，粗鲁地说了一句：“你以后跟那个什么敬之讲话的时候，放庄重点，不要指手画脚的，别人看了不像样子！”

其正真想停下车来，跟若兰大吵一架！

两人又再次陷入无边的沉默中。这一刻，时间是沉重而冷酷的，甚至有一定的杀伤力。它正一分一秒地侵蚀着两人的感情。

匆匆地买了一件若兰并不十分满意的礼服，也没有吃晚饭，两人就气呼呼地回到家里。若兰板着脸，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改着衣服，毫无做饭的意思。

其正在厨房里指挥着张妈做这做那，不时地把筷子和汤匙重重地摔到水池里，发出刺耳的声音。若兰听了生气地大声嚷道：“你有完没完？”其正并没有回应。若兰接道：“你别老是疑神疑鬼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哼！天知道！”厨房里传来其正轻蔑的声音。

若兰皱了一下眉头，脸上充满了怒气，全身的肌肉都紧绷了起来。她霍地站了起来，摔下手上的针线，冲到厨房里拉着其正的胳膊大声喊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其正用力甩开若兰的手，冷哼了一声，应道：“有没有什么，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若兰拿起桌上其正准备盛面的大碗，重重地摔到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尖声道：“秦其正，人正不怕影子歪。我

告诉你，我只是敬佩他的才华，仰慕他为艺术献身的精神，仅此而已！”其正也不甘示弱地吼道：“敬佩他！仰慕他！哼，也不觉得肉麻！你干脆说你爱他得了！”

若兰泪流满面地携带着明晚演出要用的东西，夺门而去！



其正和若兰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相遇的。

那年，一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时任F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其正应邀做主题演讲；而若兰的剧团被安排在大会的当晚做酬宾演出。两人同是大会主席的座上嘉宾。

在餐前的酒会上，两个高雅而孤独的灵魂相遇了。

其正是高等学府F大学当红的系主任，全国知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因家境富裕，年轻时曾遍游欧陆并曾在英国的牛津大学进修。若兰是剧团里的顶梁柱，还不到三十岁，在上海的京剧界就占有一席之地。几年前丈夫因病去世后，就一直是小姑独处。

当其正容光焕发地步入宴会大厅时，大会主席和几位主要的客人正在讨论其正早上的演讲内容，若兰手中端着一杯香片，十分投入地在旁边聆听。大会主席一眼看到其正，紧走几步，拉着他的胳膊来到客人面前笑道：“说曹操，曹操到！”笑呵呵地为其正逐一做了介绍。

若兰端庄的姿态和优雅的谈吐很快就引起了其正的注意。她一头乌黑的头发，润泽光亮，盘结的发髻下方还垂下一些短发，掩映着她丰润白皙的颈项。两只白玉似的手臂从丰盈的肩下优雅地伸展下来，虽已年近三十，却仍带着少女般的紧致和细嫩。端庄的鼻子，自然给人一种清秀高雅的感觉。

十年前妻子去世后，其正也接触过许多条件很好的异性，但独特的个性，给他的择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选择一个人，就是选择那个人的全家和她的生活方式。她的一切都要照单全收，绝对没有挑精捡肥的余地。什么等婚后再慢慢改变对方，都是鬼扯蛋！”他常说。

他一生最高的理想就是把自己心灵的本质和外在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感情和记忆都模糊的十四五岁开始，他就具有一种因为对现实不满而愤怒抗争的个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愤怒的抗争就慢慢变成了无情的批判。过了四十以后，其正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孤芳自赏、愤世嫉俗的“老学究”。学生背地里都叫他“铁面判官”。

这种连他自己都不知限度的庞大不满，有时甚至可以把整个世界覆盖起来。他常对学生说：“人生的重大决定，就好像一张纸的折缝。错误、轻率的决定，可以把人生永远地包裹起来。原来的纸面变成了纸里，永远无法再变回来了！”

今天见到若兰，让其正动了“思凡”之心。他觉得若兰是纯洁、优雅和美丽的综合体，这是合乎自己灵魂的本质的。他突然觉得如果他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个女人，他一

生的追求已成功了一半。因为若兰能给他动力，让他变成一个更容易和客观世界和谐相处的人。

晚宴时，他技巧地把若兰安排在自己的旁边。其正殷勤的劝酒让菜和他的博学多闻给若兰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若兰生长在杭州西湖边的一个中等家庭里，父亲在城里的大学任教。在父母的熏陶下，形成了优雅而豁达的个性。其正的知书识礼，儒雅的学者风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给她一种稳定坚实的安全感。

时光荏苒，不觉间两人相处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经过商量，他们决定一起出去旅行一次。到一个远离喧嚣尘世的地方，摆脱每日柴米油盐的束缚，在碧海蓝天间，以自由快乐的心境，来决定两人的未来。

这次旅行对两人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两人心中虽然觉得有些沉甸甸的，但精神上却都有一种“自由了”的兴奋。好像奔驰的火车，能把一切生活上的负担和烦恼都远远地抛在身后，明天一早醒来，见到的将是梦境般的未来。

早上，两人提了行李，在一个海边的小站下了火车。从远方海上飘过来带着一丝盐味的海风，让两人感到心旷神怡。其正瞄了若兰一眼，见她神清气爽的，脸上挂着动人的浅笑，朗声说道：“若兰，咱们到了！”若兰朝他嫣然一笑，放下行李，摘下头上的大草帽拿在手上，原地转了一圈，问道：“其正，我今天好看吗？”其正故意歪着头上打量了一下若兰，俏皮地应道：“简直美得让人忌妒！”

两人手牵着手来到不远处的小旅馆。因为这次旅行是临时的决定，在征得若兰同意后，两人只订了一个套间。

进了睡房，看到屋内并排的两张床，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心中都像探险者来到蛮荒的土地上，有些许的害怕，但更令那探险者兴奋的是他将会发现什么！

若兰忖思道：“如果一个男人能和他真心相爱的女人同处一室，而不发生任何不道德的行为，这种严格的考验，将会赋予他们之间的爱情，天长地久的神圣和庄严！”

两人把行李略略整理了一下，就从旅馆坐小型的游艇沿着海湾到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去。海岸线非常曲折，许多大大小小的岛屿在金色的阳光下，显得绿意盎然。成群的海鸟在岛屿间翱翔，给人一种“自由而奔放”的舒适感。

船尾甲板上放着几把帆布的折叠椅，两人换上泳衣舒心地坐着。这是其正第一次看到若兰裸露的身体，他有些羞涩，但更多的是惊喜。若兰的身体在阳光下显得优雅而丰满，身上所有的部分都让健美而富有弹性的曲线包裹着。海风轻轻地捧起她的秀发，飘逸的发丝活泼地散在浑圆的肩头和白皙的双臂上。

若兰用手在妩媚的眼睛上搭了一个凉棚，眺望着远处的岛屿，并没有注意到其正的眼神。其正却看得痴了！

傍晚时分，两人坐在旅馆面向大海的露台上用餐。夕阳在远处海平面上缓缓地沉下。岛与岛之间相接的海面上，有的因为岛屿的阴影呈现出橄榄色，有的因为一抹落照透着粉红色的灿烂，彼此形成了美丽的对比，煞是好看！

游泳和沐浴后，全身的松快和苏醒让若兰觉得十分舒畅，她慢慢地品着杯中的杜松子酒，觉得今天好像是其正给她的一份毫无瑕疵的恩宠。最让她感到高兴的是这份恩

宠的庄严和专一。她举起酒杯，眼中带着妩媚的微笑，柔声道：“其正，谢谢你为我们准备的一切！”其正此时也舒心地靠在椅子上，面上没有一点胜利者的倨傲，他欠了一下身，应道：“在下一切以小姐的马首是瞻！”说完，两人都咯咯地笑出声来。

两人有说有笑地品尝着旅馆附近的村民特别为客人准备的各式海鲜。不觉间，一轮明月已高高地挂在天空。其正举起酒杯，深情款款地望着若兰，说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若兰，在芸芸众生中你我有缘相会，愿月老成全，有情人终成眷属！”若兰眼中泛着感动的泪花，应道：“愿老天保佑我们心想事成！”

两人笑着，谈着，不觉间夜已渐渐深了。其正打了一个哈欠，有些慵倦地说：“早点睡吧，明天还得起早看日出呢！”若兰也有些倦了，应道：“我也困了，咱们回房去睡吧！”

他们换上睡衣，在各自的床上睡下。其正熄了床间柜上的台灯，两人互道了晚安，就各自睡了。不一会儿，其正就听到若兰均匀的鼻息，但他却睁大了眼睛不能入睡。

白日游艇甲板上，若兰优雅丰满的身体，飘飘然地出现在其正的脑海里。他虽然没有丝毫的非分之想，但若兰浑圆白皙的双臂和匀称而富有弹性的胸部，却顽固地留在他眼前，挥之不去。

其正轻轻地下了床，走到客厅边的露台上，海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抬头看了看天际的一轮明月，终于回过神来。他忖思道：“若兰当初同意只订一间房，就是对我的

道德投了信任的一票。我如果有任何不轨的行为，哪怕是在她熟睡的面颊上轻轻地吻一下，就彻底破坏了这信任的基础。”

他平心静气地回到床上，把脸掉向窗外，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其正就先醒了。瞧着若兰白里透红的面颊和长长的睫毛，他的眼里充满了自豪，心中激荡着那用道德之火精炼过的感情！他用洁白的、满是皱纹的枕头，戏谑地投向若兰，爽朗地说：“小懒虫，快起来吧！太阳都晒到屁股了！”

今天的天气比昨天更爽朗宜人。有了昨夜坚实的道德基础，若兰已把其正当成了未来美好生活的忠实伴侣。这天晚上，其正昨晚所有的幻想都神奇般地变成了现实。

不久，两人在圣约翰大学的教堂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若兰就带着九岁的儿子明远搬进了其正在F大学宽敞的公寓。

其正和前妻有两个孩子仲甫和仲棠。仲甫今年十六岁，白皙的皮肤，细高条的个子，显得文质彬彬的。仲棠小仲甫一岁，却比哥哥高出一个头来，是一个有着一双明亮活泼的眼睛，看起来很阳光的男孩。

这年的圣诞节好像来得特别早，书桌上的日历才翻过“小雪”，一转眼，就听到教堂传来的圣诞钟声了！

圣诞夜那天，上海的温度降到了零下，灰暗的天空中飘着零星的雪花，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被寒风裹着匆匆忙忙地往家里赶。

其正一踏进家门，就听见若兰厨房里的锅铲声和三个

孩子的喧笑声，心里觉得暖暖的。壁炉中粗大的松枝被火烧得赤红，不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散发着淡淡的松香。

客厅的大落地窗前，立着一棵一人高的圣诞树，树上的彩灯忽明忽暗地闪着，给暖洋洋的客厅增添了些许罗曼蒂克的气氛。树旁并排放着两辆英国进口的三枪牌自行车，上面扎着大红色的丝带，树下有一个硕大的彩色礼盒和一些五颜六色的小礼物。

“圣诞老人到啦！”其正一面换着拖鞋，一面兴奋地高声嚷着。

“爸爸好！”仲甫正带着两个弟弟，忙着把一个笑呵呵驾着雪橇的圣诞老人往大酒柜上挂。

“其正，快去换衣服，马上就开饭了！烤火鸡凉了就不好吃了！”若兰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

“好咧！你辛苦了！”其正快速地往楼上走去。

饭厅的桌上点了两只细长的红蜡烛，中间放了一只金黄色油晃晃的大火鸡，一大盘沙拉和刚出炉的面包。每个人的面前是一小碟牛油、一小碟果酱和一杯绿色的薄荷酒。备餐台上放着一个大砂锅，这是若兰特别为其正炖的云腿老鸭汤。

“这火鸡是我特别请圣约翰大学教授餐厅的洋师傅烤制的，果然不同凡响！”其正一面切着火鸡，一面兴奋地说道。

“爸，为什么圣诞节要吃火鸡？”仲棠问道。

“这是美国人的习惯。听说十七世纪时，美洲大陆的白人和土著的印第安人，在每年的感恩节和圣诞节都要吃火

鸡，就像咱们过年要吃年糕一样。”

“来，我们喝一点薄荷酒，祝大家圣诞节快乐！”他看着这一家五口，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其正和若兰在孩子们欢快的笑声中，尽情地享受着这人生最温馨的时刻。

饭后，两人舒心地坐在壁炉旁的沙发上喝着龙井，三个孩子已迫不及待地来到圣诞树旁。

“仲甫、仲棠，喜欢爸爸送给你们的自行车吗？”

“太棒了！谢谢爸爸！”两人同声应道。

“明远，你年纪还小，过几年才能骑车上学。爸爸给你买了一件你最喜欢的东西！”

“明远，打开那个大盒子看看！”若兰看着儿子，脸上透着母爱的宠溺。

“哇，是小火车！谢谢爸爸！”

“来，大哥、二哥帮你支起来。”

小火车有一个黑色带着红烟囱的车头和三节铁灰色的车厢，一节是客车，一节是运木材的货车，最后一节上站着几只黑白相间的大奶牛。

不一会儿，三兄弟就把小火车支了起来。装上电池，打开开关，小火车就亮着车头的灯，沿着地板上的轨道跑了起来。穿过山洞，渡过小溪，来到了宁静的小镇。镇上有一个白色尖顶的教堂、绿色的邮局和一个黄色的杂货店；街上有几个行人和一架马拉着的小雪橇。

三兄弟高兴得手舞足蹈地围着小火车说个不停！

其正伸出手去握住若兰的手，两人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